

数智化转型下新商科《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邬小霞¹, 王乙力¹, 冯炳纯²

¹广州工商学院大健康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²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贸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8日

摘要

在梳理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针对该课程长期存在的重技术操作、轻管理思维教学困境, 构建了数智化转型背景下新商科《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1) 情境触发阶次以真实管理困境引出会计知识需求, 使学生在掌握处理技术之前, 先行建立会计是回答管理问题的工具这一核心认知; (2) 技术嵌入阶次在会计规则讲授中融入可迁移的管理原则, 使学生在掌握处理方法的同时, 理解方法选择对差异化管理的影响; (3) 意义回归阶次引导学生在完成业务处理后反向审视特定数字对管理决策的意义, 完成从会计事实到管理行为的思维转换。三个阶次构成从问题感知到技术学习再到决策应用的完整知识链, 并形成课前情境铺垫、课中双线融合、课后管理延伸的完整教学闭环。实践表明, 三阶融合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会计处理技术的同时, 建立管理决策理念, 有效提升新商科数智化管理者人才的培养目标, 为该专业跨学科教学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

课程“三阶融合”, 教育数智化转型, 教学模式改革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Three-Leve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for the “Accounting” Course in New Business Disciplines unde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Xiaoxia Wu¹, Yili Wang¹, Bingchun Feng²

¹School of Universal Health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Guangdong

文章引用: 邬小霞, 王乙力, 冯炳纯. 数智化转型下新商科《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反思[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0): 135-144. DOI: 10.12677/ve.2026.1510421

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of the “Accounting” cours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Leve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for the “Accounting” course in New Business Disciplin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argeting the long-standing teaching dilemma of emphasizing technical operations while neglecting management-oriented thinking in this course. (1) The situation-triggering level elicit the need for accounting knowledge through real-world management dilemmas, enabling students to form the core perception that accounting serves as a tool for addressing management problems prior to technical learning. (2) At the technology-embedding level, transferable management principl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i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rules.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method selection affects different managerial outcomes, while mastering accounting processing methods. (3) The meaning-returning level guides students to retrospectively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specific figures for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fter comple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 processing, realizing the cognitive shift from accounting facts to management behaviors. The three levels form a complete knowledge chain ranging from problem perception and technical learning to decision-making application, and build a full teaching closed loop featuring pre-class situational preparation, in-class dual-line integration, and post-class management-oriented extension. Prac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level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helps students develop managerial decision-making concepts alongside accounting technical competencies. It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digital-intelligent-oriented managers under the new business discipline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reform in this major.

Keywords

“Three-Leve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Refor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支撑，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命题[1]。高校课程改革须整体规划、协同推进，切实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数智经济迅速发展深刻影响商业环境与组织形态，新商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推动管理类人才培养从传统范式向数智融合范式的全面转换，其核心在于重塑管理类人才培养的理念与路径。工商管理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应用型专业之一，承担着为新商科建设落地输送高素质数智管理人才的重要使命，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国家竞争力。在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会计学》课程占据着基础而关键的位置，它既是专业核心课，也是多门后续课程的先修课，更是学生理解企业运营逻辑、掌握经济语言的重要窗口。因此，《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成为教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新商科建设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的深入推进,使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日益受到教育界关注,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共同聚焦的热点。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而言,已有研究是课程改革持续深化的基础[2],它为后续探索提供了多维度视角[3],反映出教育工作者对非会计专业会计教育质量提升的持续关注[4]。因此,各高校及研究机构都非常重视对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持续优化,这样才能使课程改革切实服务于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然而现有研究在系统性、操作性与针对性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尚难以有效回应数智化时代新商科人才培养的深层需求[5]。这一不足具体表现为三重落差。第一重落差在于研究对象:目前研究多数聚焦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专业,而针对工商管理专业这一特定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融合教学模式研究相对薄弱,导致课程定位与专业培养目标之间存在错位。第二重落差在于研究深度:现有成果多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缺乏对会计知识向管理决策能力转化的操作性策略提炼,使得改革主张难以落地为具体的教学行动。第三重落差在于系统建构:现有教学模式多为会计知识与管理案例的拼盘式设计,尚未形成从知识输入到能力输出的系统化教学闭环,因而难以实现知识迁移与能力内化的教学目标。

课程定位与培养目标的错位、改革理念与教学行动之间的落差、知识传授与能力转化之间的断裂,三者共同指向一个亟待突破的核心教学论问题[6]。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如何实现从记账工具到管理语言的教学范式转变。新商科建设所强调的数智化转型、跨学科融合与决策能力培养[7],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更为紧迫的改革要求,也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环境与教学资源。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with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会计信息的生成、传递与应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核算技能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商科人才培养的能力目标[8]。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构建并验证数智化转型下新商科《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为工商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跨学科教学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为培养懂会计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补充。

2. 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 三阶融合模式的设计理念

课程定位是教学模式设计的逻辑起点,它为后续教学策略的选择提供方向性依据,也反映出教育研究者对非会计专业会计教育质量提升的持续关注。因此,各高校及任课教师均重视对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系统设计,使课程教学切实服务于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然而,现有课程设计多遵循会计专业的学科逻辑展开,未能有效回应会计信息使用者而非会计信息生产者这一根本性角色差异。这一角色差异决定了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不能简单地引用会计专业的教学范式,而必须建立一套与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配的教学范式。

基于上述认识,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设计,遵循管理问题导向、会计技术支撑、决策能力归宿的原则,将课程定位为工商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数据分析基础层,为后续财务管理、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课程铺设思维接口与能力基础。该模式由三个阶次递进构成。第一阶次为情境触发,以真实管理困境引出会计知识需求,在学习会计技术之前先行建立会计是回答管理问题的工具这一核心认知。第二阶次为技术嵌入,在会计规则讲授中融入可迁移的管理原则,学生在掌握经济业务处理的同时接受管理归因与后果推演的训练。第三阶次为意义回归,引导学生在完成业务处理后反向审视特定数字对管理决策的意义,完成从会计事实到管理行动的思维转换。三个阶次依次递进、互为基础,指向从记账工具到管理语言的教学范式转变,使会计学课程服务于工商管理专业培养懂会计的管理者这一核心目标。

(二) 一阶:情境触发

情境触发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第一阶次,其设计原则是以管理问题引出会计知识需求。对于工商

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情境设计而言,问题前置既是激发学习动机的有效策略,也为后续的技术学习提供了认知锚点,这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非会计专业会计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因此,各教学单元的设计者均重视在课程导入环节设置管理情境,使学生在进入技术学习之前完成从会计是什么到会计能解决什么管理问题的认知转变。然而,现有情境设计多停留于案例展示层面,未能形成从问题感知到知识需求再到技术学习的完整认知链条。这一局限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情境与知识脱节:部分情境设计虽具趣味性但与后续会计知识缺乏内在逻辑关联,学生难以在情境体验与知识学习之间建立有效迁移。其二,角色与参与脱节:学生在情境中多处于旁观者位置,身份代入的设计意图未能转化为学生的认知参与。其三,冲突与探究脱节:所设问题多停留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未能触及会计原理层面的深层认知冲突,学生的探究欲难以被充分激发。

基于上述问题,情境触发阶段在实施中确立了三个相互支撑的设计策略。第一,问题前置策略:各教学单元均以管理情境开篇,例如以农业生产企业资金运动案例引导学生理解资金运动过程,以零售企业资产结构案例引出资产配置问题,使学生在面对具体管理问题时本能产生对会计知识的需求。第二,身份代入策略:通过设置生产管理、门店运营等角色情境,让学生在模拟决策中感受会计信息的价值。第三,认知冲突策略:设置设备支出应记入资产还是费用、预付租金在当期应确认多少费用等两难问题,激发学生的认知失衡,使其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触及持续经营假设、权责发生制等会计基本原理。经由上述策略的系统实施,学生在进入具体技术学习之前已实现从会计是什么到会计能解决什么管理问题的认知转换,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动机基础与思维准备。

(三) 二阶:技术嵌入

技术嵌入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第二阶次,其设计原则是以管理逻辑贯穿会计规则讲授。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技术教学,会计处理方法是会计核算的具体操作规则,它为管理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数据基础,反映出技术操作与管理思维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各教学单元的设计者均重视在会计规则讲授中融入管理逻辑,使学生在学怎么做的时候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换一种方法会怎样。然而,尽管会计规则与管理逻辑的融合在教学改革中有所探索,但多数教学仍停留在规则记忆加例题模仿层面,学生虽能完成分录编制却不理解业务实质,会计处理与管理决策之间缺乏实质性整合。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规则与原理分离:讲授聚焦于账户借贷规则和数字计算,未能揭示会计处理选择背后的管理逻辑,学生仅掌握操作流程却不理解不同方法选择所对应的管理后果。其二,归因与后果断裂:学生在完成成本归集、费用分配等处理后,无法将处理结果与定价决策、成本控制等管理行为相联系,会计技术沦为孤立操作。其三,路径与业务脱节:教学以单一业务的分录编制为训练单元,缺乏跨业务环节的资金流与成本流全程追踪训练,学生难以建立从数字追溯到业务的成本分析能力。

基于上述问题,技术嵌入阶段在实施中确立了四个相互支撑的设计策略。第一,原则统摄策略:以受益原则、配比原则贯穿成本归集、费用分配、薪酬核算等知识模块,引导学生从责任归属和经济用途出发判断会计处理方向。第二,实质判断策略:在各业务环节设置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案例情境,训练学生穿透法律形式辨析经济实质的能力。第三,后果推演策略:在讲授每一类会计处理方法时,引导学生推演不同方法选择对产品成本、资产计价、利润确认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分析这些影响如何传导至定价策略、投资评价、业绩考核等管理环节。第四,路径追溯策略:围绕企业基本业务循环设计资金运动和成本流转的全流程案例,要求学生追踪一笔支出从发生到归集再到分配的完整轨迹,训练学生从数字追溯至业务、从业务追溯至归因的成本分析能力。经由上述策略的实施,学生在掌握会计技术操作的同时,逐步形成会计规则服务于管理决策的深层认知,实现了从记账操作到管理思维的能力跃升。

(四) 三阶:意义回归

意义回归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第三阶次,其设计原则是引导学生从会计数字走向管理决策。对于

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价值实现而言,会计数字的最终价值在于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它为经营分析、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提供了量化依据,反映出会计信息从记录功能向决策支持功能延伸的内在逻辑。因此,各教学单元的内容设计时均需要重视在会计处理完成后设置决策导向的追问环节,使学生在算出数字之外进一步理解数字对管理决策的内涵。然而,尽管会计信息服务于管理决策这一理念已获广泛认同,但是就其教学转化而言,却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数教学止于数字准确即完成学习,学生面对报表看不出经营风险、面对利润辨不清质量高低、面对资产判断不了流动性状况。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计算与判断脱节:教学以数字准确为最终目标,未能引导学生从利润结构判断盈利质量、从资产结构判断运营效率、从负债结构判断偿债风险,学生虽能完成报表编制却不具备报表解读能力。其二,信息与行动脱节:会计处理的最终环节止于报表生成,未设置向管理决策延伸的追问环节,学生不清楚特定数字对应着哪些具体的投融资决策、信用决策或经营决策。其三,技术与价值脱节:教学关注会计处理的技术正确性,未涉及会计信息失真对资本市场和社会信任体系的危害,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与道德判断力未得到有效培育。

基于上述问题,意义回归阶段在实施中确立了四个相互支撑的设计策略。第一,质量评判策略:在各单元结尾设置盈利质量分析环节,引导学生区分营业利润与营业外收入、区分经常性损益与非经常性损益,建立利润高低不是唯一标准、利润来源更为重要的评价视角。第二,风险识别策略:以简化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为基础,训练学生从应收账款规模判断坏账风险与现金流压力,从存货水平判断市场竞争力与跌价风险,从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结构判断偿债能力。第三,决策导向策略:每一知识单元均以具体管理决策问题收束,例如选择投资对象、确定信用销售政策、优化资本结构,将会计处理结果直接指向投融资决策、信用管理和经营优化等真实管理场景。第四,价值升华策略:以典型财务造假案例为素材,组织学生讨论会计信息失真对投资者利益、债权人权益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危害,引导学生在技术学习之外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职业价值观。经由上述策略的实施,学生逐步形成从数字追溯至业务、从业务追溯至决策、从决策追溯至责任的思维习惯,实现了从会计学习者到管理思考者的角色转变。

3. 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实施而言,教学过程是从知识输入到能力输出的完整转化链条[2],它为教学模式的有效落地提供了时间维度的保障[3],反映出教学设计从理念建构向实践操作转化的内在要求[4]。因此,各教学单元的实施者均重视对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进行整合,使课程教学形成从问题感知到决策应用的完整链条。然而,尽管三阶融合理念在教学模式设计中已获确立,但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数教学改革侧重课中环节的流程再造,课前与课后环节的设计相对薄弱,尚未形成课前铺垫、课中推进、课后强化的有机闭环。这一不足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课前环节流于形式:课前任务多为教材章节预读或教学视频观看,学生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与认知困惑,进入课堂时仍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其二,课后环节止于作业巩固:课后任务多为知识巩固型练习,未设置向管理决策场景延伸的拓展环节,学生的学习止于完成作业而非迁移应用。其三,三个环节之间缺乏内在衔接:课前生成的疑问未能在课中得到充分回应,课中的学习成果未能在课后得到有效延伸,三个环节相互割裂,未能形成从问题到知识再到应用的能力转化链条。

因此,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实施确立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协同推进的实施框架。课前重在情境铺垫与问题预设,使学生在进入课堂之前即形成认知困惑。课中遵循情境触发、技术嵌入、意义回归的教学流程,将管理思维训练贯穿会计知识讲授全过程。课后则以管理视角的拓展任务巩固学习成果,将课堂所学迁移至真实商业情境。三个环节依次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以管理问题为起点、以管理决策为终点的完整教学闭环。具体实施流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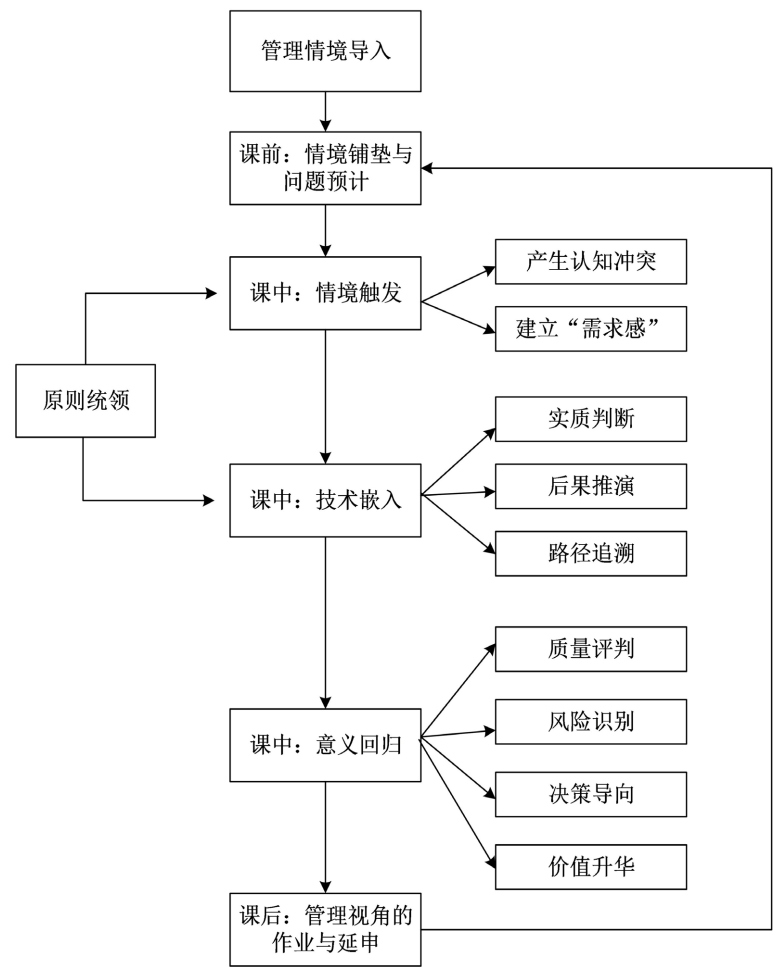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Three-Phase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图 1. “三阶融合”教学模式流程图

(一) 课前：管理情境预读与问题预设

课前环节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实施过程的起始阶段，其核心任务是在学生接触具体会计知识之前建立对学习内容的认知需求。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课前设计而言，问题预设是激活学习动机的起始环节[6]，它为课中的情境触发环节提供了认知基础[5]，反映出建构主义学习理念在课程实施中的具体落实[7]。因此，各教学单元的设计者均重视在课前环节设置管理阅读与案例冲突任务，使学生在进入课堂时带着认知困惑参与学习。然而，尽管课前任务在教学中已普遍设置，但是多数课前任务停留在知识预习层面，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与问题意识，学生在课前环节未能建立起对即将学习内容的实质性需求感。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阅读材料与课堂内容脱节：布置的阅读材料与课中将讲授的会计知识点之间缺乏直接关联，学生完成阅读后未能形成与课堂内容相关的具体疑问。其二，案例情境缺乏认知张力：所设案例虽有管理情境但未触及学生的认知盲区，学生凭借常识即可做出判断，无需调动深层思考。其三，课前讨论成果未获课堂利用：学生在课前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未在课堂中得到回应与深化，课前环节的认知投入未能转化为课中学习的有效基础。

课前环节在具体实施中确立了以下两条相互支撑的设计主线。第一，管理阅读铺垫主线：在每一教学单元的课前阶段，围绕该单元的核心会计知识布置管理主题的阅读任务。以会计总论单元为例，要求学生阅读稻盛和夫《经营与会计》中会计是经营的语言相关章节，并在教学平台提交对会计是一门怎样

的课程这一问题的初步理解。学生提交的回答中,有记账的工具、企业的账本等侧重于技术层面的认知,也有少数学生提出有助于判断企业是否盈利等侧重于管理视角的理解。这些原始回答本身即构成课堂讨论的起点,教师据此追问:如果会计的功能仅限于记账,稻盛和夫缘何将其称为经营的语言?学生带着这一认知冲突进入课堂,对会计本质的理解便不再停留于技术操作层面。第二,案例冲突预设主线:在涉及会计假设与会计原则的教学单元,课前发布包含会计处理争议的案例材料。以会计假设单元为例,案例呈现某培训班将举办者个人电脑计入培训班固定资产、将个人生活开支计入公司管理费的情景,要求学生课前判断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学生带着各自的分析进入课堂,教师依次引出会计主体假设、货币计量假设等基本概念,学生由此理解会计处理并非主观随意的记录行为,而必须首先明确核算的主体范围与计量尺度。经由上述两条主线的系统实施,课前环节实现了从知识预读到认知冲突的转化。学生在课前讨论中生成的原始观点,无论准确与否,均成为课堂情境触发环节的核心教学素材。先经历认知困惑、再获得系统解答的顺序安排,较之直接讲授抽象定义更能激发学习的内生动力,也为课中情境触发环节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认知基础与参与准备。

(二) 课中:会计与管理双线并行的融合讲授

课中环节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实施过程的核心阶段,其任务是在课前建立的认知困惑基础上,按照情境触发、技术嵌入、意义回归三个阶次依次推进课堂教学。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课中设计而言,双线并行是实现融合教学的基本路径[3],它为会计知识的讲授提供了管理逻辑的贯穿线索[4],反映出教学内容组织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整合的演进方向[6]。因此,各教学单元的设计者均重视在课堂讲授中兼顾会计技术操作与管理思维训练两条线索,使学生在处理学习问题的同时理解方法选择所对应的管理含义。然而,尽管双线并行的理念在教学改革中已获提倡,但是就其课堂落实而言,却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数课堂仍以会计规则的讲授为主体,管理逻辑的贯穿多为点缀式提及,未能实现管理问题引领会计知识、会计知识回应管理问题的双向互动。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情境导入与知识讲授脱节:课堂开篇呈现的管理情境在引出知识点后即被搁置,未能在后续讲授中持续回扣,情境仅充当导入工具而非贯穿全课的认知线索。其二,技术操作与管理含义分离:讲授聚焦于账户借贷规则与数字计算,同一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选择所对应的差异化管理后果未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讨论。其三,课堂收束缺乏决策指向:每节课结束于知识点的概括性总结,学生学完一节课后不清楚所学的会计知识能够回答哪些具体的管理问题。

因此,课中环节确立了以下三个依次递进的讲授阶次。在情境触发阶次,每一教学单元均以真实管理情境开篇。以资金筹集单元为例,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众筹项目案例导入,引导学生讨论众筹项目的运作方式与资金监管问题,继而转入企业筹资渠道的会计处理讲授。以固定资产单元为例,以企业生产线引入案例导入,讨论生产线以何种方式取得以及车间改造支出应如何处理,继而引出固定资产不同取得方式的核算规则。以财务报告单元为例,以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失真案例导入,讨论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以及虚假报告对哪些利益相关者构成损害,继而进入财务报告概述。情境导入的设计意图在于,学生在面对具体管理问题时先行感知会计信息的决策价值,进而产生以会计工具回应管理问题的学习意愿。在技术嵌入阶次,会计知识的讲授以管理逻辑为贯穿线索。讲授薪酬分配时,以受益原则为统领,追问若车间管理人员薪酬全部由某一种产品承担,成本信息失真将引致何种定价或生产决策偏差。讲授制造费用分配时,呈现从分配方法选择到产品成本差异再到定价策略偏差的完整推演链条。讲授应收账款时,先由学生讨论赊销交易所面临的风险,学生通常提及款项无法收回,教师在此基础上补充管理成本与坏账成本的概念,并追问销售部门在订立合同时可就哪些条款进行规范。这一阶次的要害在于,学生不仅完成会计分录的编制,更理解不同会计处理选择所对应的差异化管理后果,实现从技术操作向管理思维的跃升。在意义回归阶次,每一教学单元以管理决策问题收束。以利润表单元为例,以两家企业

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对比案例结束，要求学生在营业利润相同但利润构成不同的前提下判断应选择哪一家作为投资对象。以资产负债表单元为例，以企业偿债能力判断问题收束，要求学生根据简化报表数据评估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与偿债能力。上述收束问题不要求当堂给出确定答案，而是作为课后思考的起点，使学习过程从课堂延伸至课后，实现以管理问题为起点、以管理决策为终点，并在后续环节中持续获得认知深化的完整闭环。

(三) 课后：管理视角的作业与延伸

课后环节是三阶融合教学模式实施过程的巩固阶段，其任务是将课堂所学的会计知识迁移至更广阔的管理情境。对于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课后设计，管理视角的延伸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5]，它为课堂知识的应用提供了真实情境的验证机会[7]，反映出学习过程从知识习得向能力转化持续推进的教育规律[8]。因此，各教学单元的设计者均重视在课后设置面向管理情境的作业与拓展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持续强化会计信息服务于管理决策的认知。然而，多数课后任务侧重于会计技术操作的巩固练习，未能将学生的注意力从账务处理引向管理判断，学生在完成课后任务后仍不清楚所学的会计知识在真实商业情境中如何发挥决策支持作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作业类型单一：课后作业以会计分录编制和数字计算为主要形式，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是对课堂操作的重复训练，而非对管理含义的深层思考。其二，拓展材料缺乏管理视角：提供的课后阅读或案例材料虽与会计知识相关，但未设置从管理者视角审视会计信息的引导性问题。其三，讨论话题停留于概念层面：课后讨论题的设计多围绕会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开，未能将学生的思考引向具体的投资决策、信贷决策或经营决策场景。

因此，课后环节确立了以下三个相互支撑的设计策略。第一，管理视角的作业设计：除会计分录练习题外，每一教学单元布置面向真实商业情境的分析任务。利润表单元结束后，要求学生从公开信息披露平台获取一家上市公司利润表，判断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还是非经常性损益，并就该公司是否具备投资价值形成书面判断意见。学生在完成该任务的过程中，自然运用了课堂所学的利润质量分析方法，并同步训练了信息检索与商业判断能力。第二，管理情境的案例延伸：每一教学单元提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材料采购单元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企业采购数字化升级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信息技术如何改变传统采购流程以及这一变化对成本会计信息的影响。生产过程单元结束后，推荐学生观看智能制造车间视频资料，要求学生讨论传统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数智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会计信息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上述拓展材料不要求统一结论，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更丰富的商业情境中反复体会会计数字所反映的管理问题。第三，决策导向的平台讨论：在教学平台的讨论区设置贯穿课程始终的思考题，例如企业持有应收账款的经济原因是什么、营业外收入占比过高反映了怎样的经营特征、为何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实力而利润表反映经营能力。学生的讨论回复既是对课堂所学知识的应用检验，也成为教师了解学生思维变化与认知深化过程的重要观察窗口。经由上述策略的系统实施，课后环节实现了从技术巩固向管理迁移的转变，学生的学习不仅在知识层面得以强化，更在管理思维层面获得持续训练。

4. 总结

三阶融合教学模式核心理念，如情境触发的问题前置策略、技术嵌入的管理原则贯穿策略、意义回归的决策导向收束策略，为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虽然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已有一定积累，但现有的尝试大都停留在将管理案例内嵌于会计知识讲授之中，或在传统的账务处理教学之外增加若干决策讨论环节。对于情境导入、分组讨论、案例收束等外显教学形式的依赖，容易使任课教师甚至课程设计者忽略三阶融合教学模式本身的内涵。到头来，会计处理技术的传授依然是课堂的主线，管理思维的训练并未获得与会计技术讲授同等的教学权重，而所谓的管理决策视角也仅以附加题的形式出现在课程尾声而已。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当前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

课程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所谓的融合教学模式,都过度简化了从会计知识到管理决策能力转化的内在机制,误解了会计学课程服务于管理人才培养的根本逻辑。三阶融合变成了形式上的环节划分,其改革热度更多源自新奇效应而非教学逻辑的内在突破。人们对融合教学模式的关注浮于其表,为情境导入、技术讲授、案例收束这些外显的教学环节所牵引,却忽视了从会计信息到管理决策的思维转化机制这一更为深层也更为核心的课程设计要素。至此,三阶融合教学模式与工商管理专业培养懂会计的管理者这一核心目标渐行渐远,近似等同于面向会计专业的账务处理技能培训,并未因专业属性的差异而在教学逻辑上做出实质性的区分设计。并不是在会计课堂中植入几个管理案例就能自然催生管理思维,并不是让学生完成几轮分组讨论就能真正建立从数字到决策的认知习惯,数智化转型也并不是在教学中简单叠加智能化工具就能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换。

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正是在上述问题的驱动下,试图回应从会计知识到管理决策能力转化这一根本性的教学论问题。该模式遵循管理问题导向、会计技术支撑、决策能力归宿的设计原则,通过情境触发、技术嵌入、意义回归三个阶次的递进安排,将管理思维训练贯穿会计知识讲授的全过程。情境触发阶次以真实管理困境引出会计知识需求,使学生在掌握技术之前先行建立会计是回答管理问题的工具这一核心认知。技术嵌入阶次在会计规则讲授中融入可迁移的管理原则,使学生在掌握处理方法的同时理解方法选择所对应的差异化管理后果。意义回归阶次引导学生在完成业务处理后反向审视特定数字对管理决策的含义,完成从会计事实到管理行动的思维转换。在实施层面,该模式强调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系统整合。课前以管理阅读与案例冲突任务激活认知需求,课中以三个阶次依次推进课堂教学,课后以管理视角的作业与拓展任务实现知识迁移。三个环节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以管理问题为起点、以管理决策为终点的教学闭环。实践表明,该模式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会计技术操作的同时建立管理决策视角,有效回应了工商管理专业培养懂会计的管理者这一人才培养目标。

三阶融合教学模式的探索,更应注重教学理念层面的深层转换。该模式的提出并非试图提供一种可供直接套用的教学模板,而是希望为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一种参照框架。课堂教学中未必每一环节都有明确的案例或讨论形式,却应当始终贯穿从会计信息到管理决策的思维引导。只有充分展现管理思维培养导向的会计学教学,才能引导学生进入以管理者视角审视数字、以决策者身份思考数据的状态。当我们能够在有形的课堂教学中体现无形的管理思维培养这一教育理念,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发生的、指向被动学习模式转变的教育革新,当我们不再对任何一种新兴的教学方法盲目信服,而是结合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会计学课程特点反复推敲教学设计的每一环节,更多地关注教师的教学形态和学生的学习状态时,三阶融合教学模式便有了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中扎根生长、持续优化的可能与空间。

基金项目

(1) 2024 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融合驱动下高职会计教育数智化转型:机制、路径与效果评估(项目编号:2024GXJK1122)阶段性研究成果;(2)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民办高校教学质量专业管理委员会 2025 年度课题:逻辑训练提升学生 AI 沟通能力的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DZLGL25038)阶段性研究成果;(3) 广州工商学院 2026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城市数智治理背景下广州市低空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KKYQN2026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三女牙,李振,李卿,等.数智驱动的交叉学科人才评价——以“人工智能+”为例[J].大学与学科,2026,7(2):

92-103.

- [2] 谢汐玥. 数智经济时代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 现代商贸工业, 2024(24): 33-35.
- [3] 高娟. “会计学”课程“2 + 3 + 2”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J]. 商业会计, 2018(17): 118-119.
- [4] 李延莉. 提高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有效性的研究[J]. 商业会计, 2023(16): 119-121.
- [5] 高莉, 杜俊娟, 李洋.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以“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为例[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26, 44(1): 110-114.
- [6] 张静, 刘丽娜, 郑路航, 马亚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创融合混合式课程教学设计——以经管类专业“会计学”课程为例[J]. 教育教学论坛, 2023(51): 141-144.
- [7] 郭宇红, 刘婷艳. 吉林省应用型高校会计学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23): 147-150.
- [8] 惠祥, 李秉祥, 吴祖光. 数字经济驱动下会计学课程改革——关于非会计专业学生培养的思考[J]. 陕西教育(高教), 2025(4): 31-34.